

米基达·布拉图斯

岡察尔著



米基达·布拉图斯

岡察尔 著

楊立平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О. ГОНЧАР
МИКИТА БРАТУС

据 O. GONCHAR: SHORT STORIE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譯出。

內 容 說 明

本書是苏联作家岡察尔的一个著名中篇小說。描写园艺家米基达·布拉圖斯在荒島上建立果園的經過，在他着手建立果園的过程中，同集体农庄內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們进行斗争，大胆地采用了米丘林的先进方法，培植新的果树品种，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作者笔下的米基达·布拉圖斯是个机智而富于风趣的人。他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他和年轻人一样勇敢乐观，对建設共产主义具有無比的热情和信心。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二十年如一日，在他身上体现出苏联人民的高貴品質。他为建設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忘我精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2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731 字數5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frac{1}{4}$ 插頁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价(6)0.29元

統一書號: 10020·731

定 价: 0.29 元

这是一个明丽的早晨，如果死人有知的話，他們也会后悔错过了这样一个好时光。雪迅速地消去，小河潺潺地流着，泥土很快地干燥起来。天空也显得年輕了，它發出春天才有的藍色。

我的果园依然是光禿禿的，可是嫩芽已飽含着汁液，随时都将开放。

“早安，”我对果园說，一面很有禮貌地脫下我的帽子。

这是我每天早晨必行的一种礼节：鞠躬，并且举起我的兔皮帽子，帽子上的兩片护耳是反系在后面的。

姑娘們笑道：“米基达·伊凡諾維奇，你多么像个演員啊！”她們大概以为我老来發神經吧。

“你們这群話匣子，”我回答說，“你們笑什么呢？沒有这个，这兒就不会有果实了。”

“什么？沒有你的早安？”她們嘻笑着問道。

“不錯，”我解釋道。“当我向那一棵树鞠躬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棵树是不是讓虫蛀了，或者寒冷是不

是已經伤害了幼芽，或者这棵树是不是迫切需要人的帮助。”

果园是和平而宁靜的，但是当風吹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挺拔的树木是多么溫柔了！可是今天沒有風，每棵树都似乎正沉在幻想里，它們在陽光下閃閃放光，用它們的柔軟而湿潤的枝条撫摸着我。它們迎着我張开它們的胳膊，像一个可爱的孩子对疼爱他的父母所做的一样。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曾經献身于这个果园二十年——为它所耗費的精力是足够一个人活二百年的。

今天我們正要翻开畦溝。用木架和蓆子盖住的畦溝在一層泥土下面度过了这个冬天。这些畦溝又深又長，溝里用晒干的磚砌成的牆壁被石灰水粉刷得干干淨淨。我們就是在这种常綠的、地下的、亞热带的小叢林中培植我們的檸檬。

只有园丁才最理解別的园丁，当我揭开第一个木架子的时候，我的心情也只有园丁才能体会。檸檬經得起这个冬天么？我們的夢想已經成为真实，或者我們必須一切从头做起呢？我的檸檬整个冬天都沒有澆水，它是在厚厚的积雪下面的黑暗中度过的。即令是对于人，姑且不提是一种娇嫩的植物，要度过这样的長夜也会是一件困难的事。一連好几个月的黑夜，完全像北極的夜晚那样漫長。我得承認，在融雪的时节，我曾經好几次向里面窺望，为了要給檸檬一点点亮光，可是那是另外一回

事。

当我揭开架子的时候，我的心卜卜地跳起来，姑娘們——我的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的学生和助手們——屏住气息，围在周围。

我們是否能够有一点这种亞熱帶的植物呢？

我严肃地移开架子，好像它是一扇通向明天的大門。太陽的光綫比我先躍进里面，傾瀉在这白色的地下叢林上，它照亮了我們的小南方人的行列。

“它們熬过来了！”有人叫道。

我們跳进溝里，仔細觀察树叶。它們多少有一点凋殘，但是不曾枯萎——它們还活着。我能感到它們的生的脉搏，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檸檬下面的泥土变硬了：它們已經吸完所有的水分。可是現在我們會給它們澆水。它們將會得到它們所需要的充分的水量、充分的新鮮空气、充分的陽光和充分的溫暖。許許多多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待着它們。

“你們看！姑娘們，我不是告訴过你們，我們能够在这里培养任何一种树木——只有一种除外嗎？”

“那是什麼呢？”

“只有那种不是种植的树！”

姑娘們完全有理由乐不可当。她們不是和我做过同样多的工作嗎？为了挖掘畦溝，她們的手不是和我的一样都起了厚茧嗎？

她們一面把泥土和架子撥開，一面吱吱喳喳地說着。“讓我們去把那個長腿的摩尔根信徒^①找到這兒來，對他說：懷疑家，你下去吧，下到溝里去自己親眼看看，我們的檸檬還活着！”她們指的是我們的會計員哈尔蘭皮·達威多維奇·朱佳。去年在一次集體農莊評議會上，他曾經反對我的培植檸檬的計劃。

“我們非常尊重你，米基達·伊凡諾維奇，”朱佳說。“我們的‘車爾丰尼·查波羅杰茲’^②因為有了你的櫻桃和蘋果，現在成為一個富裕的集體農莊。科學家們乘自己的汽車來拜訪你，報紙稱贊你是一個米丘林的戰士，一個天才。我毫不否認這些！可是你現在提出的意見恰恰是辦不到的！這兒不是克里米亞，也不是奧德薩。亞熱帶離這兒遠着呢。這兒是德聶泊河區，是陶立達的最北部。我們沒有培植檸檬的任務；不然，會列入我們的生產計劃的。那末，為什麼我們要衝到我們的南部鄰居的前面去呢？我們的果園並不窮。我們不是種出所有我們需要的果實嗎？讓別人去弄檸檬，我們先等着看看。要是他們成功了，我們當然很樂於向他們學習，走他們走過的路。我決不反對改造大自然的理想！同志們，我本人就對檸檬很感興趣，我曾經試過把檸檬放在屋子裏面的一

① 美國的反動生物學家摩尔根的信徒。

② 俄文譯音，原意為“深紅的德聶泊爾哥薩克”，是集體農莊的名字。

个木桶里培植。它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只缺少茶和糖吧。可是等到冬天到来，它把叶子落光，接着就死啦。为什么呢？完全就是因为这兒不是适合于檸檬的地区。”

“朱佳同志，你这話是說不通的，”我反駁他道。“你正像这样的聪明人，当他在河岸上忙来忙去想找一座桥的时候，笨人早就涉水过去了。你也許还記得，当时有一些抱怀疑态度的人，他們說，我們的土壤是沒有希望种植制酒的葡萄的。在我种植第一批葡萄藤的时候，他們从各个角落对我吆喝。可是現在他們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可以用从我們的新的耐寒的葡萄制出来的酒把他們泡起来。”

“大概还可以把他們淹死在里面，”我們的主席美列希珂同志插嘴說。“可是那样就浪費了好酒。”

“拿种棉花來說，”我接着說，“当我們开始在烏克蘭南部种棉花的时候，他們對我們吆喝道，‘这兒不是种棉花的地帶！它不会成熟的！棉莢在降霜以前决不会开放！’……朱佳同志，你一定沒有忘記吧？”

“那是存心这样的，”朱佳在椅子上侷促不安地反駁道，“那是另一回事！”

“当然，”我說，“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你已經穿破了不止一条用戈洛普利斯坦或美利托波尔的棉花做成的褲子——据他們說这种棉花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是另一回事，”他重复說道。

“不，那不是另一回事，”我說。

后来他只得求助于理論了。他把所有他知道的專門知識都搬了出来，关于平均溫度，关于檸檬成熟所需要的有陽光的日子是多少。他滿以为这样一来就使我立于必敗之地了，于是哈哈大笑地說：“这两个数目字是不相符合的，是吗？它們所需要的有陽光的日子是比它們在我們的气候里面能够得到的多些，不是吗？”

“如果数字是相符合的話，”我反駁道，“就沒有必要去費力闖入一扇打开着的門，而在我們烏克蘭早就到处都有檸檬了。”

“我們現在难道可以替自己重新選擇一种气候嗎？”他帶着嘲弄的口吻說，“我們怎样来对付我們的冬天呢？或者你已經得到了耐寒的檸檬的变种嗎？我們會双手投票贊成它！可是你要种娇嫩的南方的变种，那个需要特殊的条件。布拉圖斯同志，你从什么地方去給它找到所有这些有陽光的日子呢？”

他得意洋洋地結束他的話，然后很有把握地坐下来。我恨不得一口把朱佳連头帶腦地吞下去——連他的眼睛以及他那鷹鉤鼻子——这时从門口傳來一片声音，齐声說道：

“我們自己給它們保暖！”

“我們給它們保暖！”

我的姑娘們，我的共青團員們來搭救我來了。几乎所有我的園藝工作隊的人都在門口那兒。

“當然，你們會給它們保暖的，”主席半信半疑地說。我注意到，他一直盯着麗狄亞·塔拉索芙娜，期待着她說。

農藝師麗狄亞·塔拉索芙娜·芭希托娃是我們的黨的組織工作者，她的意見，甚至對於美列希珂，都有一定的分量。她是一個罕見的具有自制力的女人，她從來不對問題急忙下結論。

“給我們說一說你的計劃吧，”她平靜地對我說。

我把我的計劃說出來。每個人都靜靜地听着。只有朱佳在那里打算盤，又加又減地忙個不停。等我的話剛說完，他又站起來發言了。

“如果我們把所需要的工作日折合現錢來算一算的話，”他宣告說，“算出來的結果是一筆五位數字的巨款，大約一萬盧布的樣子。布拉圖斯同志，拿一萬盧布到市場上去，可以買到好多檸檬呢？”

“足夠維持我們三年啦，”美列希珂插進來說，顯然他是被朱佳的四個零吓住了。“如果我們按批發價來買的話，我們還可以得到多些！”

“何況，”朱佳神氣活潑地說，“這里面並不含有任何的危險。”

然後他接着說：“我們的‘車爾丰尼·查波羅杰茲’不

是一个研究机关，我們不能够为了实验供給一万盧布。”

我正預备回話，忽然看見我的紅臉的奧丽希卡在用胳膊推开門口的人群走过来。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在家里她对我說些什么話，那不关別人的事，可是在公共場合她总是支持我的。

“現在你們全都听我的吧，”奧丽希卡憤怒地叫道，“朱佳的这些零是要打折扣的！你們难道不記得，前年他算出一个鸡蛋的价錢是一百四十盧布的事嗎？”

“那是算錯的，”朱佳很生气地抗議道，“你不用提那个了！我为鸡蛋的事已經挨过应得的批評，这还不够嗎！”

奧列希珂同志竭力想从中調解一下。

“不要离題太远呀，”他要求道。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朱佳，或者奧丽希卡，或者兩个人都在內。

丽狄亞·塔拉索芙娜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场爭論，一面眯着眼瞟着說話的人（她有一种眯着眼睛看人的習慣，好像一般人眯着眼睛看太陽那样）。后来，她發言了。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盧布白白地花掉，那当然是不太好的事，”丽狄亞·塔拉索芙娜开始說。“对于檸檬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呢？要是有一种新的耐寒的烏克蘭变种就在我們的卡伏諾夫卡，在我們的‘車尔丰尼·查波罗杰茲’生長出来，那会是怎样呢？对于我們，对于国家來說，这件事

的好处都远不是金錢能比的。你們想想，每个集体农庄都有一片檸檬树林！万一孩子們生了病，檸檬對他們是有益的。……一萬元就算是太高的代價嗎？孩子們的健康的高於一切！請原諒我的直率，哈爾蘭皮·達威多維奇，你說的那些理由好像你是一個店舖的老板似的；雖然是一個集体农庄的老板，但反正是一個老板罷了。”

美列希珂即刻明白了問題本質所在，他皺起眉頭望着他的會計。

“有反對的意見嗎，呃？”他咕哝道。

丽狄亞·塔拉索芙娜接下去說：

“你不看看比鼻尖遠一點的地方。……但是這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我們要改造大自然，要採用一種亞熱帶的植物。同志們，你們想想這個吧！”

丽狄亞·塔拉索芙娜站了起來。

“烏克蘭的檸檬！誰會想到這是可能的呢？”她高聲喊道，“讓我們對它脫帽致敬吧！”

“對啦，她是這麼說的：讓我們脫帽致敬吧。所以，從那個時候起，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我當時就決定，丽狄亞·塔拉索芙娜將得到我們的第一个檸檬，作為對她的進步思想的獎賞。

“你們有什麼意見，姑娘們？”

“米基達·伊凡諾維奇，把你的話說清楚呀，”她們回答道。

“我們把第一批檸檬給丽狄亞·塔拉索芙娜作試驗，
好么？”

“你說得对！”她們全都同意了。

“我們的意見都一致，那好極了。”

“可是对朱佳怎么办呢？”她們問道。

“唔。……朱佳。……”

朱佳得按規矩办事。如果他來要檸檬，他必需開發票。我們是嚴格遵守章程的人；不能白給！

所有的架子都已經搬上來了，我們停下來吃午飯。姑娘們在勞勁以後，臉上泛出紅光，我看得明明白白，她們是想惡作劇了。我总是把她們對付得很好：這邊哈哈，那邊咯咯咯地笑着，等你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前，事情就已經告結束了。

這些共青團的姑娘們是出色的一群，她們現在表現得很出色，到了收穫季節是尤其出色了。……去年秋天，從鄰近的紅旗礦山來的人，對我夸口說，他們在黑地里都能知道這些姑娘是我的工作隊里的。

“你們怎么知道的呢？”我追問道。

“這個太容易了，”他們說。“她們有一股蘋果的香味。”

這是一種多么驚人的嗅覺！我聞不到她們的氣味。也許是因為我自己也有蘋果的味道吧。奧麗希卡常常告訴我，我有這種氣味（而她是一年到头都有一股熱牛奶的氣

味的)。

姑娘們請我吃肉餅，我立刻發覺到她們是另有所圖的。

“不肯安靜的人，你們有什麼打算嗎？”我問，“你們想从一个老头子这里得到什麼呢？”

“哪里的話，米基達·伊凡諾維奇，你不老！”她們齊聲喊道。“你不用梯子都能爬到屋頂上去呢！”

“这得看是什么样的屋頂，”我回答說，“如果是現代化的建築物，那可就办不到了。”

原来是我得給姑娘們講一件“有趣的事情”來祝賀春天的开始。

“我給你們講什麼呢？”

“給我們談談你年輕時候的事吧！”她們吵吵鬧鬧地喊道。

噢，这群碎嘴子們！这群瘋了頭！那是她們最愛听的題目。

“那末，姑娘們，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开始把我的青年时代、我的祖父和我們的桑树的事講給她們听——在我們的院子中央有一棵孤独的桑树。这时我怀疑那不是一棵桑树，而是一棵不会結果子的树，它从来没有結过果实，而我們姓布拉圖斯的这一族老是等待着，等待它开出花來。

每年的除夕，我的祖父加林就光着脚，走到外面院子

里，拿一把斧头对这棵树挥着，说：“今年夏天要结出果子来，不然，我就砍了你！”

我們大家都希望这棵树会注意他的警告。可是夏天到了，它还是不结果实。

姑娘们决不把这个故事看得很顶真。她们大笑起来。但是我不笑，因为这是真理，丝毫都不可笑。

“米基达·伊凡诺维奇，你多么像个演员呀！”

2

果园是我们的劳动组合的一部活生生的编年史。你瞧！人们会以为这些“沙弗朗尼”和“金色的累涅茨”^①是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在这里，而这些枫树和高高的白桦早就在防御着狂风。但是在没有多久以前，这儿是既没有花园，也没有树木的。

德聶泊河的河道圍成了一座小島，这座村庄就伸展到这个荒蕪的、滿布山丘的小島上。近旁有足够的水，但是这种土壤除了生長一种黑色的有刺的植物而外，什么都不長。有时在春天这儿也長出一点什么，可供牛群吃到六月，但是一到草原上灼热的燥風吹来，一切都被摧毀了。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去望望我們的这个島：一塊不

① 两种苹果树的名称。

毛之地在被水淹沒的草原那边年复一年地枯黃了。一片荒涼的沙漠！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能够有什么作为呢——虽然有奥丽希卡在我的旁边？

当我们組織集体农庄的时候，我的时机到来了。我对自己說，从現在起，你能够做你一向所想做的事情了。老兄，現在你可以移山倒海了！

我一向想培植耐寒的植物和消除定期結果实的現象——这些棘手的问题仍然使我寤寐不安。我一貫喜欢和大自然开点玩笑，把我们本地的品种用杂交的方法培植。我的“皮昂涅卡”^① 櫻桃，我敢說，是全南烏克蘭聞名的。人們到我这里来要“皮昂涅卡”的树秧，由于我渴望能在每个地方都看到它繁殖，我把自己所有的都送給了他們。

但是地方的狹窄限制了我，使我不能做我要做的事。如果奥丽希卡橫躺在我們的地段上，她的脚就会侵入到我們的鄰居的庄稼地里。我的苗床紧挤在我的小屋的旁边——并不比我的手心大。可是人們川流不息地到来，我当然很乐于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是我从来都沒有足够的树秧。

我甚至打算在菜园里种树，可是奥丽希卡當場就几乎和我打起来了：

① 俄文譯音，意即“开路先鋒”。